

五代史記

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暉弟晔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昫兄暉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韻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

三十八十二

五代史五十五

一

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爲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

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  
以昫為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開宣  
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昫在相位不  
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  
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  
舍人李詳為居儉誥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恥  
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  
為笑及為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  
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  
時馮道罷相為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

道為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後臺  
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  
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  
笑之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於洛陽乃以昫為  
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  
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昫以目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  
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部侍郎兼武學士唐明  
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詣道准奏文紀  
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文紀大中

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  
息方鎮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  
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墮  
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誼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  
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  
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閣  
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  
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尔安得慢吾法  
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  
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

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  
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  
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忽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  
司馬久之為祕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廢帝為鳳  
翔節度使文紀為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竒之後廢  
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顛有人  
望廢帝因悉書清均管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呪天以  
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書文紀文紀因請罷五  
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

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罷而使殿論事可  
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門請對晉  
高祖起太后廢帝北征過拜穆陵休仗令顧大和曰吾自  
鳳翔緘卿不必心為待自始為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  
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始知如何文紀懼恐謝罪廢帝至河  
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  
累遷太師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  
十六歸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為人懦暗少好學學韓愈  
為文章塞進士為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為楊

五代史五十五

四

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為京兆  
尹從鍾胤胤孫常從之以為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  
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  
出京師何回為便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為國宗  
屬而先帝新奔天下臨喪鍾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  
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為戶部郎中翰林學士  
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  
事多雍塞是時馮道罷臣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  
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  
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

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爲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左僕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胤孫卽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乎昭序癡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爲三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說胤孫獻綾

三百匹而已晉高祖入立罷歸田里胤孫旣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傅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荅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其愛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旣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顛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意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

中條山颺工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太安之舉進士  
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徙梁州司馬已而  
以爲左散騎常侍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  
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唐文紀及顓乃拜顓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顓爲人仁慈不知錢陌銖兩之  
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齷齪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  
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  
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  
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  
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顓與盧  
文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  
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訐不遜顓等無  
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顓爲戶部尚書  
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戶不能斂官爲贈贈乃能  
斂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  
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  
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  
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明宗時爲吏部  
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



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  
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  
辭編爲勅甲岳建言以爲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  
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  
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  
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  
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  
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尔兔園冊者鄉校俚儒  
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  
祕書監其後李愚爲相遷岳太常卿初鄭餘慶嘗採唐士

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  
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  
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  
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顥田  
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  
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  
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  
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繆可笑其類甚多  
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早溘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

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

頊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相靈爲比以謂相帝尊其祖解瀆其侯淑爲孝元皇父長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相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摠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禰爲皇帝曾高爲皇宰相鄭珏等議奏曰禮非天

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為據漢之所制夫復可依開元時尊臯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編緝又言縗麻喪紀所以別親疎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顯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今文也今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今甘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總令皆小功禮令之不

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為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踈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今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今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勅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今有五服自編始也編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綬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梓以

不樂而稅少專於文學不能蒞事維翰乃命於知貢舉稅  
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稅  
既受命徃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稅曰孔英來  
矣稅不論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議  
大以為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  
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  
禮樂制度亡失已久稅與御史中丞齊賢貞固刑部侍郎呂  
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  
廷設官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冠  
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襜褕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

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  
巾幘緋絲布大袖綉縵甲金飾白練襜褕錦騰蛇起梁帶豹  
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  
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  
鐸一歌籥節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  
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  
大悅賜枕金帛群臣左右觀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  
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覓囊法曲參亂雅音其樂下舞  
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  
教習明年正旦復奏十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慙如

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羨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少卿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祕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枕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為刑部郎中枕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枕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為枕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枕輒迎拜門外泣涕而生足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枕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枕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枕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

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  
祖崩稅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  
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  
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函簿鼓吹都人聞者為之  
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為祕書省  
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為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  
天成中復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  
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

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  
不工乃命懌為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  
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子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  
能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法後遷刑部尚書分司洛  
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為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官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尔豈可去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王

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尔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諛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上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為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為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

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  
宣勅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  
時鄭王爲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  
果反鄭王即以宣勅命騎將李建崇隄繼勳等討之從進  
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  
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  
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  
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  
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  
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

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  
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  
趙瑩字玄暉華州華陰縣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  
康延孝爲從事晉高祖爲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  
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  
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母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  
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  
帝童昏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  
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



虜中瑩事兀欲為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尚  
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瑩  
工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妻漢官  
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  
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  
華陰

馮玉字環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斌為河東節度  
使辟為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為監鐵判官  
晉出帝納玉姊為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  
知書而與殷鵬同為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玉出為

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  
大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  
授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為工部侍郎桑維翰以  
價資淺淺為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為  
相四方賄賂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  
士爭先入王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諂笑自言  
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將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玉  
從入契丹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  
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惠善屬  
文事唐為祕書郎丁母憂解職後去遊太原晉王以為河  
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為嗣莊宗將  
即位以質為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  
為相質性踈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留  
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  
後為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  
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初  
梁已篡唐封哀帝為濟陰王既而酖殺之瘞于曹州同光  
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壠稍廣其

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謚謚曰昭宣光烈等  
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  
冊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為賊臣所立而昭  
宗何皇后皆為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  
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  
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  
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載以厚賞  
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  
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鎮  
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政請率民財以

佐用乃使質與玖等共譏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因繫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忿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充為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充為謀主已而延祚又為守光所敗充見守光怒充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充故客趙玉結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

為又卷第六

五

食于道以免琦為人美風儀重節槩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事推官後為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為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簿更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冤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眾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由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

備顧則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  
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禿餒刺等助都  
而爲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禿餒見殺刺等皆送京師其  
後契丹數遣使者來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  
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  
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  
以女使疆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  
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  
數萬緣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佗日以琦  
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

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謂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  
琦等問和我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計非  
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  
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勿欲弃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  
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  
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疆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  
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  
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其稍解曰勿拜賜酒壹卮而  
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  
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士唐琦事晉

爲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持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爲觀察判官高祖徒軍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尔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

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寤納其言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世唐末爲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孰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以何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

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閣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  
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  
獨留以笏叩顙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  
之際民苦於兵徃徃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  
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  
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  
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為給諫鳳薄其為人以為  
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  
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  
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

遣婢宜子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驕  
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為太常少卿以  
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堯官至右  
司郎中權舉進士為右補闕唐亡事梁為職方員外郎知  
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  
馬起為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為兵部尚書是  
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積賴  
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爲人明敏好學爲晉寧樂壽縣令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爲尚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爲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出入閭里乘輜軒車晉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參軍劉守光亂敏

四十二

五史卷六

九

避之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而其王父年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爲興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禮鎮滄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執其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

矢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  
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首失劫丹大事去矣又謂李  
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為將守城與斬焉勵健兒而  
已使其當大敵奮果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志乎今聞駕  
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  
金自平遙沁山冒虜中而趨官若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  
事濟矣懿為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歷  
晉為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  
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虜發於首卒贈右僕  
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叅軍唐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堯掌書記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堯所當柔私使崧代為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為善乃以崧為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教繼岌

三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一

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為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柰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日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園判三司用崧為鹽鐵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為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為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鴈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

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爲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高

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爲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爲排己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爲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爲人及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麻荅奔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爲怨者譖之言崧爲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爲謙謹莫敢有所忤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弟嶼義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埋金寶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嶼義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

出怨言以爲奪我第松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  
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嶼僕爲延遇爲嶼商賈多  
乾沒其貲嶼笞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  
澄是時高祖將葬襄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  
言松與其甥王凝謀因山所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  
守貞逢吉遣人召松至第從容告之松知不免乃以幼女  
託逢吉逢吉送松侍衛獄松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松恚  
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  
族誅松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立台符告  
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  
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鱗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爲給事中鱗少  
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  
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綠衣更爲緋衣謁常山李弘規  
弘規進之趙王王鎰鎰留爲從事其後張文禮弑鎰自立  
遣鱗聘唐莊宗於太原鱗爲人利口敢言乃陰爲莊宗畫  
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鱗爲支使莊宗即位拜  
鱗宗正卿以李瓊爲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  
國初建鱗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  
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

謀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  
正吏鱗瓊不復詳考遂補爲令民即持絳幡招置部曲侵  
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壩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  
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  
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鱗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  
貶司農少卿出爲河中節度副使明宗即位以鱗故人召  
還累遷戶部尚書鱗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  
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曲鱗雖不才嘗  
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  
寘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謀者見鱗言事

鱗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  
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謀者使爲信久而無効由是貶  
鱗兗州行軍司馬鱗與廢帝有舊廢帝時爲兵部尚書奉  
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已爲相還過荆南謂高從  
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爲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  
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爲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  
裸熊皮一因爲鱗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  
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顛其次太常盧  
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鱗顛與文紀皆  
拜平章事矣鱗慙失色還以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

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仝紀之及文紀作相麟乃求為  
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為笑麟  
事晉累遷太常卿漢晉四祖即位拜麟司徒居數月卒年  
八十八

賈緯鎮加蓋三品大心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中  
范延光鎮江表事出軍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  
唐自武宗口每下書無史官之職廢緯來次傳聞為唐年  
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擅出  
天下多重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  
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為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為

四廿二

五禮志卷之二十七

五

史職改此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書丁內艱  
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為修撰  
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實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  
錄初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為人待之甚薄緯為維翰傳言  
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合符以為不可數以非  
緯緯不得已更為數千錠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  
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  
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闕柰  
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賤平盧  
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  
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  
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  
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  
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父之稍遷諫議  
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  
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  
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麻葉懷棗三州刺  
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  
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爲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  
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爲魏州曹趙在禮  
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累遷水  
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  
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爲六軍判官罷遷在散騎常侍晉高  
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  
利而大害以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以而不勝  
其福又漢之六漢英帝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  
赦尔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  
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者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

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嚙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允事漢爲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

王松父微爲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背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暉字同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

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出於名家  
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  
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  
為禮部侍郎皞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忤權臣改太子  
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為工部尚書復  
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皞以文  
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  
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  
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  
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

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為當

上仁裕字德彥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  
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雋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為秦州  
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為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為秦州節度判官王恩同鎮  
興元辟為從事恩同留守西京以為判官廢帝擊兵鳳翔  
恩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實之軍中自廢帝起  
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以書命皆仁裕為之久之仁裕

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立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  
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



部尚書罷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  
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  
求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  
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  
神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  
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  
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  
章知名又嘗貢舉仁裕門生玉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  
時稱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贇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為

河南壽安尉事梁為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宗時  
為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為海風所颺至  
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鏐朝貢羽  
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與俱  
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  
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  
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羽周太祖時為左  
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琪  
琪為之稱譽薦為即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

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與部  
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舉進士文  
紀謂廷曰吾嘗譽子于朝真舉進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  
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大時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  
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定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  
之言為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順甲科人皆  
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年七十三延  
為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遂二代之號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山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  
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君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

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  
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  
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  
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  
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  
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此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是歲十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  
下拜重績太子右贊皇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  
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柝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  
覆歲將秋矣無能私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

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續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  
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  
不驗崇玄五星得而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  
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目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  
為歲首用太古甲子為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  
二曆創為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正月  
中氣為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  
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續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  
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續又言漏  
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本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

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  
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  
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續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  
溫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  
責溫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  
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為也然延義  
少亦以此仕蜀為司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延義兼通二  
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  
逐麻荅歸漢猶豫未決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魏

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  
王者撫天下當以仁因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  
稱寬此其所以亡也昇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  
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  
為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